

T 0629100122400417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8 1928

卷二十七之三十七

新婦譜

美人譜

樽單越頌

越問

新婦譜補

婦人鞋襪考

地理駢珠

真率會約

新婦譜補

七療

雁山雜記

檀几昭代叢書

十七

檀儿叢書卷二十七

武林王公暉丹麓輯

天都張大湖山來校

新婦譜

湖上陸圻景宣撰



傅氏有理縣譜一家相傳不以示人今世無其書
予所見者惟時人治譜一帙京邸授官者率不可
闕使果能奉以從事雖古循吏何以加茲今丙申
七月倉卒遣女蕭然無辦因作新婦譜贈之以視

世之珠玉錦繡炫熿於路者。雖所贈不同。未爲無所贈也。然恐子女材智下。不能讀父書。并以遺世之上流婦人。循誦習傳。爲當世勸戒。至文不雅馴。欲使羣婢通知。大雅君子。幸毋加姍笑焉。

做得起

近俗不知道理。閨女出嫁。必要伊做得起。至問其所謂做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懼。家人不敢違忤。果爾。必是一極無禮之婦人。公姑必怒。丈夫必恨。羣小皆怨。且乘間搆是非。親戚內外。視爲怪物。何人

作敬。宗族鄉黨聞之。皆舉以爲戒。則世之所爲做得起。正做不起也。吾今有一做得起之法。先須要做不起事。公姑不敢伸眷待丈夫。不敢使氣。遇下人不妄呵罵。一味小心謹慎。則公姑丈夫皆喜。有言必聽。婢僕皆愛而敬之。凡有使令。莫不悅從。而宗族鄉黨動皆稱舉以爲法。則則吾之所爲做不起。乃真做得起也。

得歡心

新婦之倚以爲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待三人

必須曲得其歡心。不可纖毫觸惱。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則鄉黨謂之不賢。而奴婢皆得而欺凌我矣。從此說話。沒人作矣。凡事行不去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以遠辱也。

聲音

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卽是賢。高卽不賢。言寡卽是賢。多卽不賢。就令訓責已身。婢僕響尚不雅。說得有理。話多亦取厭。况其他耶。

顏色

愉色婉容。是事親最要緊處。男子且然。况婦人乎。但事公姑丈夫之色。微有不同。事姑事夫。和而敬。事翁。肅而敬。待男客親戚。莊而敬。待羣僕。純以莊。

款待賓客

凡親友一到。卽起身親理茶盞。拭碗拭盤。撮茶葉。點茶果。俱宜輕快。勿使外間。并不可一委之羣婢。蓋新婦之職。原須必躬必親。不宜叉手高坐。且恐羣婢不稱姑意。姑或懊惱。而見卑幼不起代勞。是一娶一阿。

婆也記之。

二

凡阿翁及丈夫要留客酒飯。或豐或儉。即須請命於姑。用菜幾器。酒果小碟多少。一一親自動手。至精潔。敏妙。則須自心裏做出。不潔。則客疑主人不能烹。不速。則客餒。而主人有愧色。大不可也。又須再囑奴僕等。於座後用心看視。若有續到賓客。再添杯箸。若菜垂盡。須早增益。俱不必待外廂催討。

凡留客不留客。自有阿翁丈夫作主。新婦只宜隨順。做去。不須措意也。如阿姑面上親。可請教於姑。新婦該見否。如該見。急出萬福。進則親去。而姑不悅矣。萬一阿姑不留酒食。不妨贊成留膳。若留阿姑面上親。姑云率薄。不妨從厚。如新婦母家親戚。一到即請教阿姑。應見否。如見。一茶之後。新婦自先立起。不必久談。蓋久坐。恐阿姑要治飲饌。深為煩擾耳。若阿姑云。何不留之。新婦必謝云。彼有事。不能強留。蓋新婦統於所尊。未經分析。誰則責之。又况人有倉卒不便。銀

錢匱乏時。卽姑難以語婦者。而新婦主席。阿姑治具。亦使此心不安。故凡涉母家親戚。槩不宜留。

四

凡阿翁丈夫有親友倉卒忽到。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及要慶弔諸儀。而資財偶竭。新婦知之。卽宜脫簪珥。典衣服。不待公姑開言。方爲先意承志。新婦或係貧家之女。奩無可廢。然常存此心。卽布衣可質。髮髮可截也。至一二贈嫁器皿。卽當公用。不問全毀。若小有愛惜之語。卽屬吝嗇。卽傷公姑之心。卽爲下人姍

笑。以故公姑有寧貸鄰家。而不敢問新婦者。彼塵封不用。又保無水火盜賊之虞乎。

五

常見人家羅列請客。或費一金二金。又兼舉家辛苦。無非爲奉客計也。乃客歡飲而忽報酒完。忽云燭盡。又見蠟炬瘦短數減。屏間碗盞玳瑁。此俱欲客速行之意。最惹客怒。殊爲可恨。况旣費一番經營。反取一番不快。此愚之甚也。請客時酒須多蓄。未完先買添燭。須粗大。多買幾枝。不失古抱燠之意。飯須用湯。可

令客飽。价須蚤與酒飯。不可令飢。不過略加意要好。客人便終席歡暢。主僕皆得所欲而去。且歎主人之賢矣。新婦未當家者。不論若姑出外。及有倦時代爲料理。必須識此。

答禮行禮

凡答禮送禮。毋論姑家親戚。與母家親戚。或否或該。應厚應薄。一須稟命於姑。不可自作主意。然待姑家親戚。須常存要好看之心。母家親戚。其禮文可省處。一切省之。蓋整理一番。必費阿姑多少心血。就有煩

苦。姑亦忍耐。不好聲說。所以只是少些好。若必不得已。則略一舉動。倘姑以爲煩。竟歇亦可。與其獲罪於姑。寧負歉於親戚也。况身未當家人。多見諒。

親戚餽遺

凡內外親戚餽遺於新婦。應受應辭。一須稟命於姑。姑命受之。則受而獻之於姑。如姑云汝可收去。必對云婆婆收用。仍藏姑之廚櫥中。犒使多寡。俱應請教於姑。凡他家女使來。卽應和顏色立起。不可高坐板臉。蓋敬主及使。自然之理也。如厮叫。須要響響答。

應若輕微。則似不屑。而彼或不聽見。卽怨我傲矣。其問安於他家主母。亦須朗朗。如阿姑不在一處。須頻喚女使與坐。

夫家親戚

新婦要得公姑歡喜。此大端也。其餘姑娘姑婆舅婆伯叔婆等類。非公之近親。卽姑之至戚也。若有一處不喜。卽於公姑分上有欠闕矣。故凡遇歲時慶賀。而來必代姑作主人。和色歡言。卑躬曲體。備極趨踴。用心襯貼。方爲賢婦。如無處睡者。留在房中。讓大牀奉

好被薰香點茶。時其饑飽適其寒溫。又要密請阿姑。意旨姑若要多留數日。則放口去留。姑若今日聽歸。卽不宐強留矣。不然身雖做好人。恐不便於姑也。其或還家。餽問往來。不可失禮。寧存過厚之心。又當爲親戚分勞。如做鞋做針指之類。他日新婦若有急切事。彼亦相助爲理。不唯見情厚。且亦得人之驗也。

歲時甘旨 二條

凡一歲之中。除夕。上元。端陽。七夕。中秋。公姑壽日。俱爲大節。是晚。雖公家自有喜讌。新婦房中不可不自

治精潔豐滿飲饌數簋送公姑處以表孝心若阿翁
 出外則身陪姑飲若翁有急客姑欲移用即移用為
 得也其公姑丈夫壽日俱宜蚤起嚴妝拜祝虔恪備
 禮凡花朝月夕賞心樂事時姑或寂靜及不快意時
 俱宜室中備美醞一壺精品數器侍姑談論以摠懷
 抱若疾病所需甘旨尤須速辦仍問知醫者可進否
 也。

二

甘旨之奉不在多而在意之誠隨時可盡隨地可盡

如貧家之女必欲珍窮水陸此斷不能之勢也但逢
 時新諸品俱要用心探聽最初第一二日可即買之
 其葷腥仍手烹待公姑午膳晚膳時以進不則作家
 之人又不捨喫矣其平時只要物件可口便是甘旨
 若用銀置買必須精者貴者若從親戚中餽遺所得
 雖平常之物皆可進也至於赴席所得親戚母家所
 與雖物之一二枚亦可藏之袖中退而奉姑姑必鑒
 其誠孝不以為褻蓋事雖小物雖微而見人之真也
 若姑事冗腹飢雖棗栗之類狔蹄雞肋皆可進之

凡以物奉公姑。要使物溢於器。毋令晨星落落。搖於器之中間。凡治饌進公姑。須豐實。不可墊底。

早起

新婦於公姑未起前。先須蚤起梳洗。要快捷。不可遲鈍。俟公姑一起身。卽往問安。萬福至三。食須自手整理。不可高坐。聽衆婢爲之。至臨喫時。則須蚤立在傍。侍坐同喫。萬不可要人呼喚。阿姑等待不來。胸中必不快也。就有小恙。還須勉強走起。若高臥不來。阿姑令人搬湯運食。又費一番心曲矣。晚上如翁在家。卽請早退歸房。靜靜做女工。不宜睡太早。如翁不在家。宜候姑睡後。安置歸房。

門戶

舉家門戶啓閉。自有公姑主持。不須新婦措意。但自己房門。無論夫在不在。一進房後。卽須繫緊拴下。若夫在姑處。未來仍令婢女守門。一叩卽開。不可睡去。若夫不在家。有人叩門。此必姑有所命也。響朗問明。方始開之。如姑有名。速整衣而出。毋遲時刻。其行仍以伴以火。

有過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况新婦乎。新婦偶然有失。致蒙公姑丈夫譴責。便當欣然受之。云我不是。我就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後且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丈夫。是一小過。未完而又增數大罪。愚之甚也。或被人讒謗。有冤抑處。亦須緩緩辨晰。不可過於爭論。如一時難白。即付之不辨。久當自明。古人云。止謗莫如自修。最為善處之法。

粧飾

婦人德言功容。容止端莊。非云粉白黛綠也。固不可隨俗艷粧。亦不宐亂頭垢穢。在家布衣整潔。出外櫛沐清鮮。立必擁面而行。必屏人。此不易之程也。但衣粧髮髻。各家風尚不同。又宐請教於姑。隨其指示。然寧不及時。毋過時。要於淨潔中。常存樸素之意。不失大家舉止。

孝翁

新婦於翁。殊難為孝。蓋中人之產。既有僕婢。則新婦謁見有時。無須執役。但當體翁之心。不須以向前親。

密為孝也。何謂體心。如翁好客。則治酒茗。必虔翁望子成名。則勸勉丈夫成學為急。如此之類。體而行之。自可視無形而聽無聲也。至為翁洗濯器皿。及守藥爐酒鐺。可躬執其任。勿使婢操作。亦見服勤之義。或體小不安。不妨數對姑定省之一日十數問候。不多也。極貧家躬親服事。不在此例。

孝姑 三條

視姑當如視母。則孝心油然而生。方從性命中流出。不是體面好看。但事姑事母。作用處微有不訶。母可

徑情。姑須曲體。凡事姑須在姑未言處。體貼奉行。若姑一出口。為婦者便有三分不是。蓋姑不得已而發於言。原欲媳之默喻。此姑之慈也。與母之開口便說。正自迥異。

新婦事姑。不可時刻離左右。姑未冷。先進衣。未飢先進食。姑慍亦慍。姑喜亦喜。姑有怒。婦寬之。如大怒則婦亦怒。姑有憂。婦解之。如大憂則婦亦憂矣。至姑責備新婦處。只認自不是。不必多辯。罵也。上前打也。上

前陪奉笑顏把搔背癢無非要得其歡心彼事君者尚曰婿於一人况婦事姑乎非是諂曲道當然也

三

凡姑事翁敬款客豐待下慈治家勤儉此即新婦之師奉之不暇尚敢悖戾乎即有形迹中不盡合者必係老成人別有所見隨時處中為新婦者一以順為正如略懷斟酌即失之遠矣其或姑有蕩佚非僻放於繩檢之外者新婦嚴憚自守不在忤逆之例

姑佞佛

凡為姑有佞佛者如在家長齋誦經等新婦俱宜遵信雖不必效法長齋或月齋六齋觀音齋斗齋之類亦可志誠奉之非惟順姑且亦惜福倘姑喜尼眾往來者新婦當敬而遠之不可妄有施與及多接譚倘姑喜入寺燒香者新婦託病不得隨行或能幾諫更為賢哲

姑物件

姑媳之間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姑媳則情而兼法矣凡姑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若姑有

低語向人新婦。便須退後。若姑在房中開箱。或看首飾衣服。或有低語向姑娘小叔。俱不宜進前直闖。若姑命之前。卽入門。若看姑首飾衣服。不可多玩弄。讚歎及云。我倒沒有我也。要製恐涉希冀。有傷堂上之心。

背後孝順

新婦當面孝順易。背後孝順難。背後孝順。全在語言中檢點。起念處真實。如在母家。必思姑家某事未完。恐其勞苦。或今日天寒。不知姑添衣否。念茲在茲。所

謂起念處真實。不是當面好看也。又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己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丈夫之德。云待我好。只是我不曾孝順。展轉相聞。不欺背面。不愧閨室。豈非真孝順乎。若略有一言怨望。內戚傳聞。公姑丈夫不喜。連當面好處。落空矣。此所謂語言中檢點也。然起念果真。而語言自檢點矣。語言之不檢。由起念之不真也。

妯娌姑嫂

新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孝友。乃世之不孝

者十不過二三而不友者則十之五六其源多起於
妯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不可不謹也。
爲新婦者善處妯娌。第一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勞
則代之。甘則分之。公姑見責。代他解勸。公姑蓄意。先
事通知。則彼自感德。妯娌輯睦矣。如我爲伯姆。彼爲
叔娣。則爲伯姆者。先須做小伏低。儻彼偶疾言遠色。
我歡然受之。不得回答。爲娣且然。况爲娣乎。其或公
姑偏愛。多分物件。一勿較量。只是仰承。或我富他貧。
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使勢凌他。

若他富貴。我貧賤。亦宜謙卑。委婉不可有感情相抗
之意。蓋貧富貴賤。俱是各人分定。只宜認骨肉同氣。
不可多生形跡。致有妬心也。諸姪姪女。俱宜愛之。如
子乳少者。代之乳。衣食不給者。分之衣食。常加笑容。
抱置膝上。新婦所生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
如本生之母。雖不必盡拜乾子。盡稱寄娘。亦須得兒
無常母之義。方爲天倫樂事。妯娌是非。多起於羣
小搬鬪。乳媪贊襄。別房有此。切勿聽之。本房僕婢。尤
當痛飭。凡姑嫂之間。尤宜愛厚。母之憐女人所同。

然姑喜則婆亦喜矣。故凡有好物好衣飾，察婆欲與姑者，須竭力贊成之。婆未有此意，或微開導之，又不可比例我也。要

敬丈夫 七條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新畢姻時，一見丈夫，遠遠便須立起。若晏然坐大，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稍緩通語言後，則須尊稱之。如相公、官人之類，不可云爾汝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狎矣。凡授食奉茗，必雙手恭擎，有舉案齊眉之風。未寒進衣，未飢進食，有

書藏室中者，必時檢視，勿為塵封。親友書札，必謹識而進閱之。每晨必相禮。夫自遠出歸，繇隔宿以上，皆雙禮，皆婦先之。

新婦譜

凡少年善讀書者，必有奇情豪氣，尤非兒女子所知。或登山臨水，憑高賦詩；或典衣沽酒，剪燭論文；或縱談聚友，或座挾妓女，皆是才情所寄。一須順適，不得違拘。但數種中，或有不善衛生處，則宜婉規，亦不得聒聒多口耳。

丈夫在館不歸。此是攻苦讀書處。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或身有小恙。亦不可令知。只云安好。所以勉其成學也。彼知或數歸。卽荒思廢業矣。若母家及親戚有餽遺時。亦須全送阿姑處。待姑云拏幾許。至館中方如數送去。

四

丈夫有說妻不是處。畢竟讀書人明理。畢竟是夫之愛妻。難得難得。凡爲婦人。豈可不虛心受教耶。須婉

言謝之。速卽改之。以後見丈夫。輒云我有失否。千萬教我。彼自然盡言。德必日進。若強肆折辯。及高聲爭鬪。則惡名歸于婦人矣。于丈夫何損。

五

丈夫或一時未達。此不得意之。以歲計者也。或一事小拂。此不得意之。以日計者也。爲妻者。宜爲好語勸諭之。勿增慨嘆。以助鬱抑。勿加誚讓。以致憤激。但當愉愉煦煦。云吾夫自有好日。自有人諒。方爲賢妻。如對良友也。其或一時闕乏。竭力典質措辦。勿待其言。

毋令其知。

六

風雅之人。又加血氣未定。往往遊意倡樓。置買婢妾。只要他會讀書。會做文章。便是才子舉動。不足爲累也。婦人所以妬者。恐有此輩。便伉儷不篤。不知能容婢妾。寬待青樓。居家得縱意自如。出外不被人恥笑。丈夫感恩無地矣。其爲膠漆不又多乎。凡待妾恩禮之數。須優內外之防。須密。有等丈夫。不事儒業者。或居家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體以

贍妻子。而婦人輩坐享衣食。恬然不知。淡可怪也。若新婦之賢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飢寒。其體卹隨順。處正與事。讀書之夫。無異。若娶婢買妾。俱宜聽從。待之有禮。方稱賢淑。貧家能撫恤相安。尤徵婦德。蕩子嫖賭。致費祖宗基業。新婦苦諫。作家堅守田產。允稱哲慧。

七

丈夫未達。有不快意處。要勸慰之。鼓其上進之氣。旣達有得意處。要戒勉之。淡其榮利之心。且常常想未

遇時回頭是旂。須存厚道。蓋富貴戲場。不能保久在也。至果報輪迴之說。不可不信。信則慈念易起。但尼僧往來。無端施與。俱非功德。唯恤親友之貧。待下人之慈。救人危難。解人冤抑。葱菜驕夫。舟子輩。價值略寬。等頭銀水。好看些。此真修行也。

待堂上僕婢

二條

待公姑之僕婢。不但不可折罵也。并不可疾言遽色。蓋優禮婢僕。卽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失。公姑未見。則當好言戒諭之。仍不可令公姑知道。如公姑親

見。欲加譴責。則當婉言方便。不可作增怒之語。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亾背主情。果萬真者。亦須稟知。然非密聞阿姑。則密聞丈夫。不可公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有聞。不敢不言。恐非灼見。須再詳察。

二

凡平時待羣婢之色。以和。待羣僕之色。以正。其或公姑偶不在前。奴婢將有怠肆之意。則待羣婢之色。以正。待羣僕之色。以嚴。其或姑扑責僕婢。但云伊不足惜。只是難爲婆婆身體。此不說方便。而方便在其中。

總不應攙怒也。待公姑之僕婢。須常存優禮之心。此卽孝經云得衆人之歡心以事親也。况羣小無怨。則讒慝無自而生。凡授銀物與僕輩。必置几案上。嗾使領之。

待本房僕婢 四條

陶淵明有云。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蓋此輩與我同爲父母所生。可憐他命不好。我喫他還未喫。我厚衣他還薄衣。我睡他遲。我起他蚤。俱是命苦可憐也。常常要照顧他。但又不可過於愛護。凡事先有堂上之

僕婢。而後有已身之僕婢。毋使人云與公姑分爾我。先私已之婢僕。而後公衆也。要令已之婢僕尊稱公姑之婢僕。公婢之長曰阿奶。少者曰阿奶。公僕之已冠者曰阿伯。阿叔。稚者曰阿兄。共事之之理。亦如卑幼之於尊長。

已身婢僕。童稚居多。如有小過。但當正言教誨之。不改再罵詈之。許之以責。必不改而過差大。然後用小界尺與三下五下。亦不可多。第一要教他敬老家主。

老主母第一要教他做公衆之用。而室中次之。
凡婢僕有三大罪。一。淫佚。二。偷竊。三。說謊搬鬪。是非
此須防之於漸。慎之於微。防淫佚之法。以莊防偷竊
之法。以介防搬鬪之法。以默。此治家之大略也。至於
僮僕布素充體。亦宜浣濯縫補。早晚櫛沐。亦須矚目
清朗。使有天機自得之狀。則瑕易露而教易入也。有
等人家。此輩蓬首垢面。涕淚愁苦。身多血漬。面有爪
痕。非如卑田院乞兒。則同地獄中餓鬼。余常歎悼。以
爲主婦之不慈。不賢。入門卽得之耳。

四

本房僕婢。雖宜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及得罪賓客
鄰里。皆宜重懲。不則俗所云護短也。又立言須平和
訓飭之。不可過於憤激。此卽俗所云夾氣孔。反開罪
於公姑耳。

偷盜

一家之中。惟盜情最難測度。或有形跡甚似。而實非
者。或有平常行止不好。而此事偏不涉者。俱難以臆

斷也。若以臆斷，令含冤之人最難辯白，傷德實多。故舉家有偷盜事，雖極小者，新婦不可關一語。本房婢謂自己奴婢不許說人偷竊，尤不可置喙其間也。若公姑丈夫，疑及已身奴婢，則當細心詳察。如果真實，當告公姑丈夫痛責之，勿行護短，誤其終身。本房奴婢與堂上奴婢爭鬧，不論是非，只說本房奴婢不是，痛責之。

孝母

有等新婦不能孝姑，而偏欲孝母，此正是不能孝母也。事姑未孝，必貽所生以惡名，可謂孝母乎？蓋女子

在家以母為重，出嫁以姑為重也。譬如讀書出仕，勞於王事，不遑將母，死於王事，不遑奉母。蓋忠孝難兩全，全忠不能盡孝，猶事姑不能事母也。今若新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略。先須從孝公姑，敬丈夫，做起。公姑既喜孝婦，必歸功於婦之父母，必致喜於婦之父母。丈夫既喜賢妻，必云彼敬吾父母，吾安得不敬彼父母？於是曲盡子壻之情，歡然有恩以相接。舉家大小，敢不敬愛？而新婦之父母，於是乎榮矣。夫家貧賤，還只是情意好；夫家富貴，還有無限好處及母。

家矣。此女之善孝其親也。反是者。公姑致怨於親家。丈夫歸獄於泰山。父母兄弟不好上門。情意索莫。燕會稀少矣。女雖欲孝其親。何道之從乎。

母家奴婢

母家奴婢往來自然稠密。然留飯留宿俱不宜出自已意。若阿姑云須留飯留宿。必先固辭謝不得已而後仰承。萬一母家人微有放肆處。必嚴諭之云。汝來此。尤不比在家。須分外小心。汝若不敬。罪歸于我。婢來或在房中有低語。亦不必多。多則恐姑見疑。以

為以家事相告也。若僕則有何密語。萬不可近身分付聲音。亦須則則使眾聞之。王 坤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新婦譜補

東海陳確乾初著

絕尼人

二姑六婆。必不可使人門。尤當痛絕尼人。雖有真修

會稀少矣。女雖欲孝其親，何道之從乎。

母家奴婢

母家奴婢往來自然稠密。然飯爾宿俱不空出自已。意若阿姑云：須留飯爾宿，必先回辭謝，不得已而後仰承。萬一母家人微有放肆處，必嚴論之云：汝來什地，音亦既爾，既對梁則之。汝若不敬，罪歸于我。所以來事，休計此。若對明，亦密語萬不可。我良矣。

檀几叢書卷二十八

武林而王日，晬日丹麓輯一日。

天都下張所，湖山來校。

新婦譜補

東海陳確乾初著

絕尼人

三姑六婆，必不可使人門。尤當痛絕尼人。雖有真修者，亦概絕之。蓋容一真尼，而諸偽尼隨之而入，不可却矣。此肅閨門第一要義也。雖或素嘗與姑往還，不

無異同之嫌。然新婦苟賢孝素著。事事恭順。惟此一事過執。亦不見怪。且或以嚴見憚。使此輩踪跡漸疎。家風清楚。亦是新婦入門一節好事也。

不看劇

新婦切不可入廟遊山及街上一切走馬走索賽會等戲。俱不可出看。即家有喜宴。偶舉優觴。在上家者自須豫絕此內外厓隔一簾。新婦禮不當預席。或辭以疾。或以中饋無暇為辭。期必獲命而後已。確有女既嫁一日歸寧。笑謂父曰。吾年近三十。終不知世所謂戲文。確

曰。而父素不能教女。唯此一節。差足免俗。復何用求知之。女笑而退。敢以勸凡為婦女者。

聽言 二條

婢女傳言。往往失真切。不可聽。若言某人說新婦不好。便當反求而速改之。勿加忿怒。若言他人不好。毋論真假。置若罔聞。若自己身邊婦女言之。便當痛戒。勿令妄言。以啓撥鬪之漸。古人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且不忍聞。况口可顯言乎。至言及人家閨闈事。尤須塞耳。雖姊妹姑嫂娣姒間。相聚閑論。傳說

流言如言及人不好。及閨門事亦不得助順一語。默受而已。俟其人說完。須徐徐云。恐傳聞未真。此厚道也。雖姑及諸尊長言亦如之。

二

婢僕相訴。切不可偏聽。遽加呵怒。須徐察其實而論解之。若小事。雖有曲直。須云。此何足較。毋多言。若家主聞之。反取責不便。若大事不可不理。使從實稟公姑。丈夫理之。須一聽外。廂理斷。不可從中偏袒。若訴公家僕婢。雖果負冤。亦只莫管。凡聞人言。不動如山。胸中却自有分曉。此女中君子也。

責僕婢

凡僕婢雖有大過。當責萬不可自加鞭扑。必稟公姑丈夫。請責治之。倘公姑丈夫決不肯責。亦只忍耐去。但云爾等罪實難饒。家主法外貸汝。下次莫再犯。若再犯亦只用此法。弗以前告不聽。便擅自責治也。蓋凡事持之以正。羣下自然畏服。不必鞭扑立威。如此則體不褻。而新婦愈尊重矣。

勸夫孝

新婦不唯自己。要盡孝道。尤當勸夫盡孝。勿恃父母之愛。而稍弛孝敬之心。語云。孝哀於妻子。此言極可痛心。今入門以勸夫孝爲第一。要使丈夫踪跡常密於父母。而疏於己身。俾夫之孝德倍篤於往時。乃見新婦之賢。若丈夫小有違言。公姑不快。便當脫簪待罪。曰。此繇婦之不德。致使吾夫有二心於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必令丈夫改過盡孝而後已。

妯娌

兄弟一氣。必無異心。往往以娣姒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者。有之。此極可恨事也。今往夫家第一。要和妯娌。妯娌之不和。固非一端。大約以公姑之恩。微有厚薄。便生嫉忌。便有爭執。此不達之甚也。大人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若厚於大伯大娘。必是大伯大娘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厚於小叔。必是小叔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正當自反。負罪引慝。改過自新。庶公姑有回嗔作喜之時。不可因而不平。致有後言。若公姑獨厚已。夫與已。則當淡自抑。損凡百分物。讓多受寡。讓美受惡。如或妯娌中。時有不堪。

相加一味順受。聞惡言常若勿聞。只是陪面要好。久之自然感化。自相和洽。務使姊妹之間。情同姊妹。則可謂吉祥善事矣。

待婢妾

新婦成婚後。數年無子。或丈夫不耐。或公姑年老。急欲得孫。須及早勸丈夫取妾。或飾婢進之。即已既有子。而丈夫或更欲置妾。以廣生育。無非為新婦代勞替力之人。自當歡忻順受。但須防其出入。謹飭閨門。稍有差池。責歸主母。不可謂無預已事也。恩禮須優。

夫喜亦喜。情同姊妹。妬在七出之條。稍形辭色。便不成人矣。

抱子

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於愛惜。愛惜太過。則愛之適所以害之矣。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宣達胎滯。無須憐惜。乳飲有節。日不過三次。夜至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寧薄毋厚。乃所以安之也。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蓋孩提家。一團元氣。

誠是至理

與後天斲喪者不同。十分飽煖。反生疾病。此易曉也。珠帽繡衣等物。切不可令着身。無論非從樸之道。而珠帽誨盜。繡衣裏溺。稍明理者。必不當墮此陋習矣。滿月拿周。卽是慶生。張本。竝須從簡。男子生三月。鬻女一月。鬻父命之禮。如是止矣。受賀饗客。何爲耶。

失物

凡物自當謹守。防閑有法。毋令失所。萬一有失。此自己不能謹守之過。且只忍着。不可猜人。及輕聽人言。輒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恥。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他家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惹是招非。增添閒氣。此不可不深思而切戒也。

勤儉

勤儉乃治家之本。爲讀書人婦。尤要講究。每見人家丈夫。姿稟絕勝。往往其妻好佚。妄用家計。日落時不勝。內顧之憂。并學業亦廢者。有之。語云。家貧思賢妻。此至言也。內外之事。竝須細心綜理。寬而不弛。方合中道。雖新婦無預外事。而今日房中之人。卽他日受代當家之人。故須預習勤儉。爲新婦貪懶好閑。多費。

妄用養成習氣異日一時難變矣戒之戒之凡家裏要做事務並須及早趨完蓋先時則暇豫後時則忙促忙促則難為力暇豫則易為功先之勞之為國之經亦治家之經也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須隨手用盡俗語所謂眼前花此人病也家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繒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若不干我事方是有識見婦人

有料理有收拾

凡物要有收拾凡事要有料理此又是勤儉中最喫緊工夫苟無收拾沒料理縱使極勤極儉其實與不勤儉同正如讀書人只讀死書了無處用也但所謂收拾料理之法亦非言說可盡皆在新婦自己心上做出唯用意淡詳者為得之蓋凡事虛心訪求只管要好便有無窮學問雖如日月飲食煮粥煮飯至庸至易愚不肖咸與知能苟求其至亦自有精細工夫况進而上之道理原自無窮而可鹵莽滅裂乎亦如讀書人作文愈造愈妙更無底止新婦唯能不自是

而處處用心。則做人作家俱臻上乘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而處處用心', '則做人作家', '俱臻上乘矣', '則做人作家', '俱臻上乘矣', '則做人作家', '俱臻上乘矣']

檀几叢書卷二十九

武林王暉 丹麓輯

天都張潮 山來校

新婦譜補

東海查琪石文著

事繼姑

繼姑待媳。稍帶客氣者。世或有之。新婦當此。務以誠心感格。既屬已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阿姑知以真心相待。自然潛孚默奪。并客氣

直几叢書 新婦譜補 查

復原堂

都化了。若新婦胸中稍有芥蒂。即便形之辭色。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新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名分肅然。便當一於誠敬。不可生怠慢心。諺云。先來媳婦不怕晚來婆。此言大謬。戒之。戒之。

事庶姑

或已為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須一視嫡姑之意。而將順之。而更曲全之。曲全之道。尤宜百般加意。如嫡姑已沒。則待之以和敬可也。不可倚嫡凌庶。致

傷庶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已為庶媳。則宜情拳篤切。極體庶姑之情。嫡姑在堂。則事庶姑以心。而體或稍殺。統所尊也。嫡姑沒。并體亦極宜尊崇矣。倘或庶姑舉止有未合處。新婦只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激不隨。方為兩得。

逞能

一應女工。及中饋等務。是婦人本分內事。非有奇才異能。可炫耀也。新婦切不可矜己之長。形人之短。妯娌姑嫂間。每以此而成嫌隙者。有之。昔人戒女曰。慎

勿爲好。又曰女子無才便是德。非欲其狀如土偶。一事不爲也。有好而矜。有才而炫。所傷婦德實多。

火燭

火燭關係最大。而新婦房中。尤宜謹慎。凡火箱焙籠。須時時親手檢驗。寧寒無熱。不可因衾衣寒冷。責罵羣婢。一行責罵。彼且得而有辭。火燭之禍。基於此矣。其羣婢臥具。冬日天寒。被絮不可不厚。萬勿許攜火爐入榻中。察出定行戒飭。此最悞事。不可不慎也。

檀几叢書卷三十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美人譜

秀水徐震秋濤著

蓋聞芙蓉別殿。曾居窈窕之姝。楊柳深閨。不乏輕盈之媛。然而偏長易獲。全美難臻。必欲性與韻致兼優。色共情文並麗。固已歷古罕聞。曠世一見。故歌舞進。吳則寵冠蘇臺。而烏喙獲行成之請。琵琶出塞。則魂

銷漢帝而畫工櫻上罪之誅。此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之歌。雖為忘國解嘲而亦見美色之不易覲也。余夙負情癡。頗酣紅夢。雖淒涼羅袂。綠慳賈午之香。而品列金釵。花吐文通之穎。用搜絕世名姝。擬為柔鄉韻譜。使世之風流韻士。慕豔才人。得以按跡生歡。探奇銷恨。又何必羨襄王之巫雨。想阮肇之仙踪者哉。

美人艷處。自十三歲以至二十三。只有十年顏色。譬如花之初放。芳菲妖媚。全在此際。過此則如花之盛開。非不爛熳。而零謝隨之矣。然世亦有羨慕半老佳人者。以其解領情趣。固有可愛。而香銷紅褪。終如花色衰謝之候。祇有一種可憐之態耳。古來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

西子 毛嬙 夷光 李夫人

卓文君 班婕妤 王昭君 趙飛燕

合德 蔡琰 二喬 綠珠

碧玉 張麗華 侯夫人 楊太真

崔鶯鶯 關盼盼 蘇蕙 非烟

柳姬 霍小玉 貞娘 花蕊夫人

朱淑真

古來名妓有足當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

紅拂 李娃 薛濤 紫雲

蘇小小 琴操

古來婢妾有可為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

飄風石崇婢 樊素 小蠻俱白樂天妾 朝雲東坡妾

美人遺蹟有足令人銷魂者

浣紗石 響屧廊 琴臺 青塚

蒲東 燕子樓 蘇小墓 貞娘墓

一之容

螓首 杏唇 犀齒 酥乳

遠山睂 秋波 芙蓉臉 雲鬢

玉笋 萸指 楊柳腰 步步蓮

不肥不瘦長短適宜

二之韻

簾內影 蒼苔履迹 倚欄待月

斜抱雲和 歌餘舞倦時 嫣然巧笑

臨去秋波一轉

三之技

彈琴

吟詩

圍棋

寫畫

蹴鞠

臨池摹帖

刺繡

織錦

吹簫

抹牌

鞦韆

淡語音律

雙陸

四之事

護蘭

煎茶

金盆弄月

焚香

咏絮

春曉看花

撲蝶

裁剪

調和五味

染紅指甲

鬪草

教鸚鵡念詩

五之居

金屋

玉樓

珠簾

雲母屏

象牙牀

芙蓉帳

翠幃

六之候

金谷花開

畫船明月

雪映珠簾

玳筵銀燭

夕陽芳草

雨打芭蕉

七之飾。

珠衫

綃帔

八幅繡裙

鳳頭鞋

犀簪

辟寒釵

玉珮

鴛鴦帶

明璫

翠翹

金鳳凰

錦襠

八之助。

象梳

菱花

玉鏡臺

兔穎

錦箋

端硯

綠綺琴

玉簫

紈扇

名花

毛詩

玉臺香奩諸集

檀几韻書卷二 俊婢

金爐

古瓶

玉合

異香

武林

王

晬

丹麓輯

九之饌。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各色時菓 鮮荔枝

魚鮓

羊羔 田余 美醞 著

山珍海味

古婦松蘿徑山陽羨佳茗周禮各色巧製小菜后之

十之趣。為赤鳥黑鳥赤纒黃纒青勾素履葛屨辨外內

醉倚郎肩

蘭湯晝沐

枕邊嬌笑

眼色偷傳

拈彈打鶯

微含醋意

十二獸

頭鞋

犀鞋

辟寒奴

蘇蘇山山製美虫答

各色江製小菜

羊羔

美豔

山冬感來

八之各會湖菓

雜菓外

魚鱸

式之鱸

流

菱花

玉鏡臺

兔額

王合

異香

綠綺琴

玉簪

隨書

對數

金盞

古鏡

百益諸集

檀几叢書卷三十一

武林 王 晫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婦人鞋襪考

莆田余懷澹心著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鳥黑鳥赤纒黃纒青勾素履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屨命屨散屨。可見男女之履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為貴也。考之纏

履考 婦人鞋襪考

履考

足起於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宵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綱帶纓絡。中作品色。瑞蓮。合宵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着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聞此風。故詞客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天姣。以至面粧首飾。衣褶裙裾之華靡。鬢髮眉眼唇齒。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卽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繡白蹀。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踐

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杜牧之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夫六寸八寸。素白豐妍。可見唐以前婦人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卽東昏潘妃作金蓮花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真死之日。馬嵬媪得錦襪。

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
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褲。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
免膝褲中插匕首矣。則襪也。膝褲也。乃男女之通稱。
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着
鞋。皆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則寸步不能行矣。
張平子云。羅襪凌躡。足容與。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羅
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剗襪下香堦。手提金縷鞋。古今
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於高底之製。前古未聞。於
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鑿

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
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
奩詠玉臺者。

余澹心先生此考甚精博。然竊疑之。卽以所引杜
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下句乃云。織織玉笋裹
輕雲。已極善形容。秘辛云。足長八寸。下云。底平指
歛。約縑迫袂。收束微如禁中。亦覺摹寫酷肖。非影
響之談。蓋漢尺最小。其長如今六寸耳。是八寸僅
四寸餘也。秘辛又云。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蓋四

尺三寸也。漢制考云：中婦人手長八寸。儀禮注云：中人之跡長尺二寸。較量即可知矣。且他處言纏足甚多。姑引數條。白樂天上陽白髮宮人詩云：小頭鞋履窄衣裳。誠齋雜誌云：天寶間。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姚鵞尺牘云：馬嵬老嫗得太真錦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真珠飾口。薄檀為苴。長僅三寸。南部烟花記有陳宮臥履。臥時猶履纏足。可知古樂府云：織織作細步。精妙世無雙。輟耕錄云：晉永嘉元年。靴鞋用黃草。宮內

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伏鳩頭狀其纖小也。南史羊侃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時人謂能掌中舞。此皆在宥娘之前。不止此也。又按史記貨殖傳云：今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袖。躡利屣。謂之利亦尖銳之意。張衡西京賦云：振朱履于盤樽。史游急就章。鞞鞞印角。下注云：鞞謂韋履。頭濠而兌。底平者也。今俗謂之跣子。按兌與銳同。鞞薄革小履也。按此即張衡同聲歌。鞞芬以狄香者也。印角當印其角。舉足乃行。疑即今之板

尖鞋此三者皆謂婦人履也。修竹閣女訓云。本壽問于母曰。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聖人重女。使不輕舉。是以裹其足。范睢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此又在秘辛之前矣。其他言婦人鞋履者甚衆。尚在疑似。未暇多載也。費錫璜滋衡氏跋。

檀几叢書卷三十二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海陵 黃 雲 仙裳校

七療

天都張潮心齋著

無園主人抱悲憤鬱懣之疾。形容慘澹。情思消阻。目無淚而神傷。口不哀而憶苦。坐則悠悠忽忽。行則涼涼踽踽。借唳雁作朋儕。共啼鴉為伴侶。是蓋藥餌所不可治。針砭亦莫能去者也。客有舌辨先生者。過而

憫焉。謂之曰：子之貌亦云瘁矣。子之心亦若碎矣。吾將為子植銷恨之花樹。忘憂之卉。子其為我坐而聽之。幸毋怒而罪之也。其亦可乎。主人曰：唯唯。

客曰：憂莫貴於能忘。愁莫妙於能釋。吾將為子招善戲之朋。召不羈之客。几布氍毹。籌堆皂白。桃花塢。葉子精工。專諸術。散瓊華澤。朱提則遴其粹美。孔方亦足其阡陌。於是爭把握。共摩挲。此馬弔。彼猪窩。圍獵則鷹犬並縱。錦標則甲乙殊科。三子豹。腰自分大麓。細百官鐸。人且聽其寡多。爾乃笑語喧闐。歡呼威猛。

指臂爭雄。手口交警。決勝負於須臾。定成敗於俄頃。得則誇弁冕於同儕。失亦期恢復而再騁。此陸博之豪也。其可以療子之疾疢乎。主人曰：呼盧角弔。王章所禁。唯我嚴君。戒予特甚。其何可違我君父之訓。而甘食烏喙。誤飲毒鴆乎。况鄙人性耽幽寂。不耐諠呼。生平所惡。唯此博徒。方且去之若逸。豈能效其擣菹。是誠未可圖也。

客曰：春日載陽。和風初轉。芳草蒙茸。香塵細軟。吾將為子駕驂騑。控駮駟。乘上駟。策山子。攜繁弱之弓。挾

肅慎之矢。望彼東郊。于焉至止。爾乃植征鵠。樹布侯。酌遠近。調剛柔。攸決拾。聯朋儔。無勞鉦鼓。罔藉兜鍪。弓如月滿。矢似星流。風神豪邁。態度優游。於是鳴鏑先驅。僕姑繼響。一發中的。風流自賞。此方意得。彼且技癢。雖不逮夫古人。頗足誇於吾黨。既而發弓躍馬。釋矢揚鞭。迴環驅騁。縱送盤旋。捷同鷲鳥。速比飛仙。蹄無聲兮。躑躑人有影兮。翩翩此騎。射之豪也。其可以療子而痊乎。主人曰。僕弱不勝衣。靜如處女。手乏縛雞之力。氣慄食牛之侶。望馳驟而怔忡。負弩矢而難舉。是固僕之所不能許也。

客曰。方今海宇乂安。治具畢張。求賢若渴。雲路康莊。野無才而不舉。士無美而不揚。子曷不望京師。以行邁謁冢宰於堂皇。分銅符之半綬。展翠蓋於一方。于斯時也。子且坐高臺。擁百雉。運謀謨。攄經濟。署文卷。徵賦稅。一喜則士民如春。一怒則胥徒咸畏。自公退食。爰有餘閒。招我髦士。暨乎學官。論文講藝。研墨磨丹。廬次第於甲乙。別優劣於俊頑。又或五馬勸農。雙旌問俗。越陌度阡。踰山歷谷。察民瘼於隱微。訪遺賢

於幽獨閱數載之勤勞。登上考之除日。此功名之會也。其可以療之而心足乎。主人曰。人各有能力。不可強有其寶。而懷之快也。無其才而試之。妄也。子試觀今之爲吏者。或以盜賊招尤。或以逋逃獲譴。或以訟獄而謫。或以錢穀而免。其望乎吏議者。蓋不勝其舛也。而子顧欲我踐之乎。

客曰。是則然矣。顧吾聞之。古人有言。三者不朽。功德與言同。其悠久則曷不約同志之倫。會能文之友。角藝詞壇。爭雄文藪。於是選中山之毫。列羅紋之石。裁

薛濤之箋。研廷珪之墨。香焚海外之奇茗。淪雨前之碧。競分題而闡韻。各授几而布席。校工則作賦聽之。十年欲速則揮毫。程之片刻。莫不騁妍。抽秘索隱。探奇聯朱偶。白剪錦裁珪。酌其今古色。澤巖夫濃淡。權其輕重。銖兩慎於毫釐。又或集字成詩。倚聲製曲。溢簡盈牋。連篇累牘。敘喜則花鳥助其歡娛。言愁則鬼神資其痛哭。奮其長調。固隻字而莫剛。接以短兵。亦片語之難續。此翰墨之娛也。其始可以療之。而得霍然之福乎。主人曰。學問無窮。天資有限。勞我精神。邀

誰顧盼。方其脫稿。頗足自喜。甫經一宿。陳腐可鄙。如見大巫。氣索而已。僕何敢厠砒砒於圭璧。雜麻枲於羅綺乎。

客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佳名歎伯雅。號瓊漿。矧子性耽拍浮。夙好飛觴。雖非便腹。頗有別腸。吾請爲子。貰醇醪。酤麴蘖。酌梨花。傾竹葉。大斗浮。巨觥設。破除萬事屏。棄一切。其爲酒也。則或來自婺州。或產于秦郵。泉酒斟。惠山之液。潞酒馳。上黨之輜。姑蘇騰。三白之譽。鳩茲揚。四美之休。狀元紅。購吳趨之里。秋露白。

泛海陵之舟。於是百榼齊陳。千觚競獻。嘗其旨否。遵其美善。劈無腸之公子。啞嫩乳之嬌媛。羹鼈裙與鵝掌。菹玉板與金片。合山珍兮海錯。極水陸兮爲饌。去肥膩而不存。進馨香而獨擅。逮佳餚之旣徹。復牙盤之更薦。觴政雅而不苛。酒徒樸而無倦。此飲酒之樂也。是殆可以療子之瞑眩乎。主人曰。僕自去夏以來。量旣半減於前。興亦大懸於昔。臨羽觴而躊躇對匏樽。而踈踏苟貪多。以痛飲懼填胸而加疾。是亦未可以破予之戚戚也。

客曰。吾子坐一室之中。值傷心之事。足不親岳瀆之奇。目不攬高曠之致。固宐其身同木偶。而胸如蝟刺也。吾請爲子駕遠遊之車。鼓乘風之柁。可乎。天下名山。數難更僕。大略舉之。亦有其目。五岳之首。聿維岱宗。衡恒泰華。中鎮以嵩。此外則有武夷。武當。天姥。天竺。牛首。峨嵋。熊耳。雞足。蓮花。四九。巫峰。二六大別。匡廬。小有。王屋。勾漏。九華。崆峒。羣玉。雁宕。天台。龍門。鬼谷。九疑。石耳。八公。天目。虎丘。臥龍。牛渚。抱犢。白岳。黃山。碧雞。金粟。梁父。雙龍。麻姑。獨鹿。北固。金焦。終南。光

福。諸如此者。不一而足。子且陟危巔。而長嘯登高峰。而慟哭。寧不足以洩平生之哀怨。而展雙眉之顰蹙。乎。主人曰。遨遊有時。濟勝有具。如子所言。僅足以吐一時之抑鬱。而不足以博終身之逸豫也。請更爲我慮之。

客曰。信如子言。則是舉天下娛心之事。不足以博子之歡愉。極目前快意之端。不足以解子之煩惱矣。吾請爲子訪仙子於十洲。謁神人於三島。徵淮南之八公。約商山之四皓。採瑤池之上藥。摘蓬萊之異草。筐

碧藕兮筍蟠桃。篚交梨兮籠火棗。稍親其味。則枯骨立為朱顏。略挹其香。則朽腐還為姣好。子且詣蒿里。登北邙。破青塚。啓黃腸。進神丹。飲天漿。刀圭入口。精神爽。回光忽返。魂於冥路。竟起死於故鄉。未作他生之眷屬。仍借今世之鴛鴦。言未既。蕪園主人鼓掌而笑。色飛矚舞。耳目發皇。不知疾之已去。

昔蒼頡始造文字。而鬼為夜哭。鬼何苦於文字哉。蓋悲後世之文人才子。因文字而日夜孳孳。殫思極慮。焦心枯膈。寢食俱廢。遂成文癖。雖有良工。莫能療治。是以哭也。今讀心齋先生清淚痕五十律。及茲七療。則又不然。第覺世間文人才子。情癖甚于文癖。其日夜孳孳。殫思極慮。焦心枯膈。寢食俱

廢。作為詩歌騷賦。不過欲療此沉綿之情癖耳。故知情癖真癖也。文章之癖。乃療此情癖之藥石也。先生七療之作。其自為神工。國手乎。療之卒章。其對症之藥石乎。噫。非世間之文人才子。不能有此情癖。非世間之文人才子。亦不能療此情癖。其情癖愈淡。而療此情癖之文。覺愈出愈奇。而不可思議。不知者以為此空中樓閣。知者以為此真藥也。石也。先生之善自為療也。不寧惟是。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讀斯文也。直可作返魂香草。又豈僅先生之自為療而已哉。同里程未能原評。還魂之事。雖見于小說傳奇。而以理斷之。則世間必無是事。今山翁欲指此為三年之艾。非不知其萬不可得其意。蓋謂此疾必不能療耳。然至誠之極。可貫金石。可格鬼神。則理之所本無者。又安知非事之所或有者乎。即不然而以此一段癡情。重結來生因果。亦未為不可耳。貫玉原評。

避可貫金可何補泉師頃里之視本無者又安用
 萬不可其意蓋隔地來必不強察耳然至編之
 必無是事今山徐為許北然三平之艾非不味其
 數與之非難具千不編轉宿而以里測之明世間
 夫主之自為燕而日若同里里里朱拾風精
 且及古自味隨潮文也直可非或與香草又豈勤
 不也夫主之善自為燕少不寧非是取香無味似
 蕭不味香以氣北空中對閣味香以為北真藥也
 癖愈藥而燕北許雜之文覺愈出愈香而不思
 謝藥非世間之文人木于衣不語藥北許雜其許
 性藥之藥不乎數非世間之文人木于不語其也
 式主小燕之非其自燕師工園手平燕之卒章其
 味許藥其燕少文章之燕北燕北許雜之藥不也
 藥非欲高北燕知不置為燕北武縣之許雜其也

檀几叢書卷三十三

武林之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鬱單越頌

鍾山黃周星九烟著

向聞衲子略述俱盧洲之樂云自然衣食宮殿隨
 身窮愁中每思此二語輒為神往頃見法苑珠林
 所載長阿含經一篇始得其詳因釐為七則喜而
 頌之不復問其真妄也

其言曰。須彌山北有天下名鬱單越。此云俱盧洲。縱廣一萬由旬。一由旬乃四十里諸山浴池華果豐茂。衆鳥和鳴。四面有阿耨達池。出四大河。無有溝坑荆棘蚊蟲毒蟲。其地柔軟。隨足隱起。大小便時。地為開折。利已還合。

妙哉鬱單越。別有天地人山河。匝華果丹青錦繡春。百鳥鳴芳晝。溫池可澣塵。平衍無溝塹。及溲穢荆榛。蚊蟲毒蟲等。福地永不親。安得生此洲。長為羲皇民。何事劉子驥。桃源想問津。

自然杭米衆味具足。有摩尼珠。名曰燄光。置自然釜。鍍下飯熟。光滅。

妙哉鬱單越。種種出自然。杭米具衆味。釜鍍不須錢。更有燄光珠。入竈火即然。飯熟光隨滅。依舊摩尼圓。安得生此洲。鼓腹樂便便。癡絕張孺子。辟穀求神仙。有樹名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止宿其下。人起欲時。熟視女人。彼女隨至園林。若是父親母親。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至七爾。

乃捨去。○多欲者。一生數至四五。亦有修行至死無欲。

妙哉鬱單越。有樹名曲躬。密葉不漏雨。坐臥等璇宮。修士或無欲。有欲亦不同。男女相媾合。惟視樹蔭濃。莫言七日久。罕見一生中。安得生此洲。香夢綠重重。阿房與金屋。咄嗟可憐蟲。

有諸香樹。果熟之時。自然裂出種種身衣。或器或食。河中寶船。乘載娛樂。入中浴時。脫衣岸上。乘舫渡水。遇衣便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手取

樂器並妙聲和絃而行

妙哉鬱單越。有此諸香樹。果熟自裂成。衣食器用具。寶船恣遊嬉。裸浴乘船渡。脫故便著新。紈綺隨處遇。過樹取管絃。踏歌任來去。安得生此洲。燕衍相朝暮。笑殺金谷園。羞殺瓊林庫。

彼人懷妊七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有諸行人。出指舍嗽。指出甘乳。充徧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衆。女向女衆。

妙哉鬱單越。生兒似有神。八日能孕育。七日等成人。

乳出途人指了不累母身男女自分向無煩教養頻
安得生此洲螽麟其振振履敏雖如達姜嫄殊苦辛
其人前世修十善行來生此洲人長三十二肘
一肘乃一尺八寸○髮紺青色齊眉而止○其人無有
衆病○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命終之後生天善
處

妙哉鬱單越元從善行來紺髮復長身形軀亦偉哉
壽命皆千歲無疾亦無災命終歸善處天人復胚胎
安得生此洲五福遍春臺彭殤均墮落南方真可哀

其土正方人面像之○顏貌同等○彼人命終
不相哭弔莊嚴死屍置四衢道有鳥接置他方
啖食之

妙哉鬱單越事事皆如意微憾媿中瑕亦復有三事
其一一人面方何從得嫵媚其二顏貌同親疎誰辨識
其三鳥啖屍忍啄遺骸碎小小缺陷間毋亦造物忌
或嫌無五倫更惜少文字又聞佛不生故為佛法棄
此說姑置之但喜無機智淳龐太古風知識忘童穉
安得生此洲樂國同遊戲永斷煩惱緣頑福勝乾慧

檀儿叢書卷三十三
其一人南次...
其二人南次...
其三人南次...
其四人南次...
其五人南次...
其六人南次...
其七人南次...
其八人南次...
其九人南次...
其十人南次...

檀儿叢書卷三十四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地理驪珠

新安張灃波恬著

余二十年前著地理十三篇。越十五年著五氣篇。附刻砂圖序記。今齒力漸老。厭棄塵勞。然於山水之樂。未嘗稍廢。春秋必策杖崔巍。追踪名勝。惟炎夏則衡門憩息。嚴冬則小閣圍爐。及是閒暇。爰著

地理驪珠非敢矜奇炫長。蓋小燭自明。不能不一發其胸中所見也。所恨僻處山鄉。而高明來遊者。不少槩見木石鹿豕。未易談心。農叟田夫。難乎闡奧。因之筆歌墨舞。遂成短句三十六章。不自鄙陋。賈以問世。不識點首而領之者何人。古人三年尋一龍。十年點一穴。蓋言脚步眼力。由漸而進。必遲之又久。始稱慎重。然苟有人焉。志氣攻苦。加以親師取友之益。真積力久。自能一朝頓悟。指顧得之。亦何三年十年之曠日持久哉。是篇名曰驪珠者。

蓋曩時講究尋龍點穴之理。寤寐弗寧。思慕憂勞。如探驪龍項下之難。今二十年來。自信有矩有矱。譬之修道之士。頻年參求。一旦虛室生白。豁然見性。詎不謂之得其珠乎。三十六章具在大抵發古人之所未備者。自謂一得之明。故僭擬之如此。從來結穴真龍。不論節數長短。由榦龍分形而來。俱有因龍身起星峰行度之轉變。而作撞背之勢。然後成巒頭融脈絡。化生氣結穴場。若無撞背之勢。便是撓棹倉庫山脚之類。非真龍也。縱或小有所結。必無

力量

龍看左右落穴看左右托其到頭往往潛踪隱迹故須看左右棲閃以求穴場之秘秘則秘矣然而山水饒減之情形勢向背之意自有一段默相隈藏之處必不拋頭露面而中中正正結穴於龍背龍頭之上者也亦間有蛇形虎形獅形結於王字正中之處此結穴巒頭之後必是旋轉斷非撞背而來其上聚蓋穴亦有撞背者必列面開窩化氣結金盤形金盆形銅鑼形其間分合小砂小水自成條理未有直脊如

頭如背上不分微茫界水下不聚一滴蟬眼而成可上可下可左可右之疑穴者

結穴之情貴乎出煞龍脉棲閃擺折而落穴其出煞也最淨凡龍身左顧右盼無非脫粗出細惟其脫粗出細始能煞氣銷鎔吉氣鍾聚庸眼不知變化專在出煞股頭尋穴是以多凶少吉人能於棲閃中求之思過半矣然欲求棲閃應求百死一生之活動百動一靜之生機再求生氣精光之理方可造進若不諳生氣精光又未有不錯踣於出煞股頭亂鑿於撓棹

山脚間者矣。

後有來脉。化氣成穴。氣後之脉。隨龍而至。前無去脉。二砂二水。交合而止。其脉其氣。止而不再前行者也。若有餘脉。前行便是交合不清。脉止不明矣。

三分三合。此第大槩之言耳。非謂凡穴俱要三分三合。非謂大地俱有三分三合。凡結真穴。一分一合者居多。但一分一合。須在微茫之中。求其清微耳。

若湧若突。則氣到。非謂如岡如陵之湧突也。大者如蠶筐。小者如篩簸。如乳如拳。變化氣塊。擁聚而成。其

紋理必綿密。其土皮必堅固。此精光露形之驗也。其精神自湛然。其苔蘚自晬然。此精光露色之徵也。有眼者自能識之。

空手把鋤頭。四言。雖是禪家偈語。然於點穴機關。甚是符合。蓋農家把鋤。赴場赴剛。必置鋤於左右肩上。以一手把之。斜側而行。今遷穴之道。必左右耳乘氣。倒杖放棺。如空手把鋤然。步行騎水牛者。孩兒頭之後。必然分劈界水。如騎牛者。兩脚踏牛背而分開。見牛角砂在前。彎彎收轉是也。人從橋上過者。其來脉

却從仙人橋上透地而入穴。橋流水不流。是橋上氣脈必流動而入穴。穴前之水則止聚而凝注。古人以此四語証穴。所謂郢書燕說斷章取義。未爲不可。後人非之。誠不知而妄議者也。

凡結穴處。必看護穴。微茫砂水。其砂水股明股暗。如魚腮然。其坐向須枕暗邊向明邊。其向首卽收先到明邊之乳汁水。所謂得水爲上是也。

凡真穴開口。口前必有唇襠下托。如人口下有頰腮之狀。若無唇襠。便是空口虛窩。非是真穴。

得水爲上。得下手界水。或大或小。或長或短。以上堂到口有情爲得也。

藏風次之。次者卽孟子氣次焉之次。謂得下界水。固爲要緊。而藏風亦要緊也。上下兩旁。必要護穴砂。去水邊。風吹不得。來水邊。風亦吹不得也。羣本有水來自左。無左亦可。水自右來。無右亦裁之說。此指龍虎山而言。則可。若護穴親切之砂。斷不可無。是以於得水爲上。而卽繼以藏風次之。二者俱不可缺也。

二砂二水。牛角砂兩旁彎彎交來。兩交之中。如蟹眼

之水。一滴聚於穴前是也。蟬翼砂兩邊曲直夾來。其中之水。隨砂各股而至。未免稍直。如鰓鬚之形是也。乘金相水。穴土印木。乘金者。承金字撇納之下。而點穴。乘坐於金字之中。相水者。兩旁相其界水。孰明孰暗。先到先收。土者坪也。不論高山陡坡。凡結真穴之處。必有小小輪暈。如太極圈子。卽高陡之中。必然有些子平坦。取穴於此。謂之穴土也。旣得其穴。取平尺寸。理定分經。將棺木放於善宿吉度之上。如印砂畫泥。分毫不爽。木者。卽登木而歌。木若以美之木。今以

木而審定分毫尺寸。劃然坐於吉度。謂之印木也。羣本以兩旁蟬翼砂爲木。應證爲印。理欠通達。

巒頭中正結穴。其上必另生兼襯。貼小小星辰。在此小星辰上。中下三停。認取一停立穴。若斜側之脉。結穴。粘骨粘肉而生氣化。須看骨下生肉。肉下化氣。而成左右仙宮之穴。兩者結穴。更須辨陽吁陰吸。方得緩急淡淺之穴。

穴後看橫紋的訣也。雞不鳴。不作勢。蟬不吟。不渡氣。要語也。

善葬形者爲極品。善葬氣者爲妙品。善葬影者爲神品。具此三善。始稱全才。然而正中有奇。奇又有怪。精於鑒別者。雖暗中摸索。可以知夫曹劉沈謝之真。葬形者。因形取義。葬氣者。認氣知踪。葬影者。脫龍就局。善此三葬。庶幾無愧。然而正或變奇。奇更變怪。工於賞識者。卽樞下倉皇。自能得之。牝牡驪黃之外。認氣於高山。如雲中見雁。認氣於半岡。如草裏觀蛇。認氣於平地。如水上浮酥。灰中飄線。木星葬皮。不必專認。兩旁爲皮。卽中間淺葬。亦是葬。

皮。

鐘形葬响。不須護庇。緊夾助响。若架落寬敞。反得洪响。

有培土葬者。膚食梅李之味於核外。有淺露葬者。半取蓮子之肉於房中。有不深不淺葬者。如福圓廣枝。去其脆壳。而卽得其妙味。旣得妙味。而不殘其廢核。方爲善食。有極淡葬者。譬之羌桃宣栗。或去其嫩而復錘其老。或去其老而又剝其嫩。始得佳品。其深黃蛇聽蛤。人固知必葬蛇耳。不知撞耳葬沉。其聽反。

重故須浮以綴之。銀瓶倒水人亦知必葬瓶口不知倚口葬吞其氣甚急故須吐以拋之。

吞吐浮沉為葬法之用迎綴接拋為致用之法膠柱鼓瑟者不能眼明心巧者始會。

蓋粘倚撞葬脉斬截弔墜葬息正求架折葬窟挨併斜插葬突立法者字字入神會心者頭頭是道故脉之上聚下蓋穴或為壓煞穴或為仰高穴或為凭高穴而蓋中却有倚不可專一言蓋脉在山麓下粘穴

或為脫煞穴或為綴穴或為拋穴而粘中亦有倚不

可執着於粘脉聚山腰下倚穴或為閃煞穴或為迎

穴或為左右仙宮穴而倚中有粘有撞之不同脉隱

沒骨下撞穴或頑金打開為去煞穴或為裁剪穴或

為吸聚穴而撞中有倚左倚右之不一

息而斬復起者為斬官息而截出脚者為截下息而

迂點流下之次為懸弔之義息而裁剪生動之麓為

墜下之安

此言葬息

窩窟之體厚重而端凝未可泥棲閃而廢正窩窟之

脉和緩而隱約是宜吞少許而進求窟之深者當葬其淺如盆如鑊高架而浮其藏窟之大者難定其中

用矩用規量折而正其位

此言葬窟

突形而近兀兀陰不可洽辨微陽而可挨雙突而來

悠悠陽自妙合納羣陰而用併突有向背必棄埂背

而斜取其面突有仰珠不就根顛而插貫其巔

此言葬突

十二倒杖直龍直向順來順受為順杖左落右落以

杖首斜迎二尺為逆杖山之立體頓住天穴為頓杖

脉勢雖不可當而氣却緩斜倚撞之為犯杖形住脉

緩氣亦緩須葬入急處為縮杖天心十道登對為對

杖葬乳之微陽

音揜

上如線穿珠為穿杖形急氣急

須葬脫平處為離杖窩窰之中隨象肖形不留墳頂

為沒杖因形鬪笥撞其生氣為鬪杖坐殺剪官為截

杖形不可急葬當緩而淺葬其氣點綴其山麓為綴

杖

抽土藏棺為移花故掘土慎重乎漸不可造次掘濶

掘沉寧失之淺窄勿失之寬濶以兩耳腰膺湧泉而

乘氣為接木故須體認尺寸緊貼膏脂切不可傷骨

又不可脫皮。

物物有太極。於風水言太極尤肖焉。太極有三層。風水有外羅城。爲外太極。龍虎砂爲中太極。護穴砂爲內太極。其穴坪處爲太極中間一點。此太極之粗者也。其精則有穴暈爲外太極。葬口爲中太極。金井爲內太極。羅紋土宿爲太極中間一點。穴暈之後稍高起處爲天輪。爲毬。卽孩兒頭也。化生腦也。葬口之前稍方平處爲土階。爲簷。此唇臍也。口下頰肉也。穴暈之兩旁爲蟬翼砂。鰓鬚水。牛角砂。蟹眼水。爲顛爲頰。

也。總之皆太極之紋理也。眼明者雖被損於牧踐犁耕。能自識其本來面目。眼鈍者雖指證以情形意味。終不辨其隱約微茫。夫太極之理。剛柔蕩摩。陰陽闔闢。成變化而行鬼神。非天資高邁。學力精研者。烏能與於此哉。

得一龍如愛元魁之文。旣注目詳視。復潛心思維。在境已經縷晰。旋家常在目前。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工夫純一。動與天游。未有不得其底蘊者矣。得一穴如逢性命之友。氣誼同水乳。愛慕如膠漆。曾

察其膚理明暢。自識其脂髓粹精。左之右之。無不宐之。明體達用。形神俱妙。未有不盡其美善者矣。

葬一美地。不可不喜。不可不懼。喜者。喜其上安體魄。下慰兒孫。懼者。懼未修德。以稱之。不能望其地靈。而人傑也。故陰地。不如心地好之言。有味哉。

葬一美地。不可不感。不可自恃。感者。感上蒼之垂佑。感地師之有功。恃者。恐傷於所恃。天道遠而人道邇也。故寸步行將去。憑天降福來之言。有行哉。

繫着脚頭。高抬眼力之言甚。欲求滕公佳城。須積叔敖陰德之言甚善。則工夫不可不專。心術更不可不正。○三十六章之旨。於此披露。能會心者。足貫通乎百千萬億。二十八宿之秘。難以輕傳。可語上者。亟欲期之歲月日時。

檀儿叢書卷三十五

雁山雜記

鄱陵韓則愈秋巖著

武林王 掉 丹麓輯
天都 張 勳 山來校

雁山之遊有可愧者一。未暢者二。可幸者一。予客
永嘉十一年矣。雁山近在咫尺。而今年才得一遊。
行住坐臥。卽經旬累月。不足以贖疎失之愆。乃以
廿一日入。廿五日出。幽巖絕壑。有交臂而失之者。

矣。此可愧也。古人遊覽，必攜勝侶，一以窮山水之趣，一以取倡和之樂。甌中諸友，謀所以同遊者，屢矣。予旣不能作東道主人，茗酒欵洽，而諸君亦艱於褰糧相從。雖對佳山水，未免孤寂。此未暢者一也。凡山遊，酒脯藥餌，一不可缺。予所帶已寒儉可笑。而又半爲從者竊用，以致奇峰怪石，磊落吾前。思一盞賞之，竟不可得。此未暢者又一也。所幸往返二十日，清秋晴昊，無凄風苦雨之患，差足慰耳。嗟夫，遊山亦有緣矣。昔東坡在廬山，皆不作詩。最

後始有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之句。高人以至性與名山勝友相酬酢，不在以惡詩唐突也。余遊雁山，初欲作遊記，以遊歷未盡，不敢率作。僅就耳目之所及者記之。題曰雁山雜記。客有問雁山遊況者，聊以塞責，不足觀也。己酉重陽秋，巖老人書東院竹下。

雁山在樂清東北，衡三十里，縱十里，峰巒秀異，足稱海內奇觀。惜土氣薄，而石皆骨立，開垵偃仄，故梵刹興廢不常，不能容衆。如靈隱天竺，徑山天童之

盛也。

入雁山有三路。一從大芙蓉入梅雨潭。一從小芙蓉。四十九盤入能仁寺。一從大荆驛入石梁洞。惟四十九盤爲最險。若非高興邁往。鮮不以爲苦矣。雁山中田少而磽。菽麥棉花之外。每年收稻。不足千碩。往昔盛時。如能仁諸刹。皆賴山外之田。取租養贍。復以差繁賦重。反成大累。今盡棄界外。僧雖貧而無追呼之苦。得以少安。亦佳耳。

靈巖寺峰巒爲雁山之冠。惜傾圯殆盡。近有僧梅菴。

自鼓山來。剪荆榛。犯虎穴。誓願重興。若佛菩薩。加被。得遂其願。使此寺煥然復新。其功德真無量也。羅漢寺爲巨那尊者芙蓉菴故址。與誦經巖正對。或以爲未吉。徙之。幾至陵替。近漢梅監院復移置故址。稍改坐向。以誦經巖爲用神。雖堪輿之言。亦有理也。

小龍湫。奇特不讓西谷。然西谷氣勢高大。終當以弟畜之。且獨秀諸峰。環立左右。爭勝鬪奇。遂不得獨擅其妙。虬髯客遇太原公子。決意下海。正此意也。

雁山無筭。以土薄不能蓄竹。然瓜架芋區。處處皆有。足以自給。山居亦不苦矣。

淨名寺一帶石壁如堵牆。或名鐵城。或名霞帳。壁皆有穴。高低不齊。山中人就穴中置蜂房。每年取蜜。蠟易米。東甌食蜜。以雁山者爲佳。卽此也。

雁山石多於土。唯雁蕩峰頭四湖窪注。泥淡數丈。淡秋蘆花映帶。無異江渚。亦大奇事。昔有臥雲大師。結茅湖畔。大師滅後。遊人罕有。至其巔者。予素乏濟勝具。聞山僧言。徒神往耳。

能仁寺爲入山第一。化城寺亦巨麗。聞昔盛時。上司來游雁山者。必以此爲歇宿之地。小芙蓉里民。挈食物器皿供億。觀侯二谷。樂清縣志。則游山誠樂民之最苦矣。今寺燬於寇。殘礎斷椽。無復存者。惟存鐵鑊一口。在荆棘中。重二萬七千觔。乃宋時物。僧云。尚有一鐘。重亦如之。爲寇烹分。不存矣。雁山之泉。無處不佳。以水從石出。無泥渣混濁。故與他處不同耳。

飛泉寺坐落最好。諸刹風水無踰此者。今寺僧尚有

二十餘衆。衣食豐足。嘗疑佛法一切皆空。乃所居之地。又以風水爲衰旺。何也。

雁山志。本山板燬。唯飛泉寺尚存一本。以爲山中文獻。邑人李寧侯。蒐覽載籍。勒成一書。可謂良工苦心。有功山靈。惜剗刷無力。尚未行世。視舊本殊勝也。

玉甌峰。自是高流吐納之地。若欲作一叢林。恐未易辦。以山峰太高。人處石上。不能受土氣。何繇發達。必欲爲安僧計。亦如靈峰洞下。建一靈峰寺。但以

此爲遊覽之景。則善矣。

西際山水甚佳。旣至玉甌。正好乘便一遊。輿夫苦於草淩路峻。殊不能強。遙望雲壑。不勝引領。

溫郡食鹽。舊有永嘉雙穗長林諸場。竈戶燒煎。順治辛丑八月。悉棄界外。溫郡無鹽。乃令杭商販賣。價昂數倍。窮民食淡。有經旬不見鹽者。甲辰正月。予再過永嘉。亟言於新令尹王亦世。曰。甌民食無鹽。苦極矣。盍集士民。急商內地開煎之法。以救此殘黎。亦世首肯。再言於司李稽淑子。亦首肯。廼力請

制臺趙公具題內地開煎永瑞竈戶則在飛雲渡樂清竈戶則在大芙蓉小芙蓉白沙嶺一帶於是甌商復集民間不嗟食無鹽矣已酉八月予遊雁山道經大小芙蓉見鹽竈鱗次玉屑雪英飲水思源趙公遺澤不可忘也

雁山春夏多馬蟻毒物善嚙人流血不止以燒竹葉塗創血立止昔人云春遊天台秋遊雁蕩正謂此

也

西也

檀几叢書卷三十六

武林王 卓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越問

武林王修玉倩修著

巖處先生問於遠游公子曰蓋聞天以奎杓為經地以河洛為紀故卜都者必於巖險之區擇勝者期於神臯之府今夫於越處南之偏居海之隅覈其形勝固有遜於嶠函考其風華又不類夫齊魯龜鼉之與

鄰而鼃黽之與處也。子聞之素矣。爾乃勾踐奮迹於春秋。吳越代興於五季。聲名之盛。接輪軫於東南。臺沃之觀。擅菁華於西北。毋乃譽溢其實。而溺於所豐歟。予聞測水者。恒美乎望洋。登山者。致歎於日觀。子歷九有之都有年。向嘗稅駕乎江南。弭節乎浙汜。睹之熟矣。能悉指以示我乎。願操几杖以請。公子曰。唯唯。否否。夫習宣夜者。乃可語九章之占。窮亥步者。始可陳八紘之勝。僕足迹不踰窮髮。輶軒未底大荒。僕不敏。何足以知之。雖然。耳目所及。竊有識焉。請爲左

右陳之。

夫越之爲境也。西阻豫章。東通桐汭。北距金陵。南鄰閩粵。天官聯墅於女牛。禹貢隸版於揚域。舟車外奏。都邑內屬。膏壤比櫛。而繁稠。羣山峩嶻。而參錯。爾其襟帶岡巒。喉舌險塹。松關控扼於中州。仙霞嗟峨於天半。天目高瞰乎臨水。胥山俯矚乎江畔。四明標鹿田之勝。三台鍾龍泓之秀。輝山韞玉而涵光。五泄瀑布而吐溜。至夫會稽山陰。長康所臨。登禹穴而覩玄衣。過宛委而訪竹城。蒼山爲福地之窟。巾岫爲瞻日

之臺石名神運。峰號飛來。青林雲鬱。夫靈鷲赤城霞
燦乎天台。斯皆神靈之所宅。康樂之所開。宐其高視
神州而稱雄。赤縣也。先生曰。偉則偉矣。然終南嵩室
之奇。峩嶷岱嶽之峻。猶有盛於此者。

公子曰。未也。水有三江之利。五湖之蕃。東海渤澥。淪
星辰而浴日月。錢江澎湃。洩尾閘而瀟龕山。具區神
駭乎飛塹。茗溪心咋乎天淵。國有湯池之固。田有夾
渠之川。至於胥濤瀨。灑浮天無岸。朝潮夜汐。雷驅雪
散。爲秦皇之所驚。發枚生之所歎。誠險奇詭譎。莫可

名狀者也。若夫罨畫清麗。鷺滄漪。豔江翁藍而韞
綠。剡川澄碧而逶迤。客子扣舷於嚴瀨。漁人鼓楫於
梅溪。雖東南爲水澤之區。而茲固洋洋大觀也。先生
曰。偉則偉矣。然瀟湘雲夢之雄。瞿塘彭蠡之險。猶有
盛於此者。

公子曰。未也。華實之毛。產上腴焉。海山之錯。贍國賦
焉。爾其產也。繁矣。富矣。莫可殫矣。再熟之稻。倉積擬
於黃雲。八蠶之綿。縑繭同乎白雪。木則榿楠杞梓。蔽
江澗而鱗翔。筠則竹箭絲筵。出稽山而羽集。若夫河

庭紫貝。海岳黃金。入鮫宮而辨寶。遇淵客而獻琛。珊瑚玳瑁。珠璧丹砂。光能掩月。氣屢蒸霞。旣光怪而陸離。復璀璨而文華。至於卉木之珍。圖經所載。金松散珠。玉芝掩蒂。紫筍解籜。而春生。黃橘候霜。而冬鬻。楊梅熟於蓋湖。冰鮐薦於東海。揚帆者采石華於浦中。挂席者射九首於天外。雖伯翳之所書。王會之所陳。恐未能過此也。先王曰。偉則偉矣。然讀齊諧者。不以一物名。稱博物者。不以一事記。請再徵其鉅者。公子曰。未也。國富者民華。財餘者俗贍。越固水陸之

衝而都會之餘也。山依郭而藏市。海營邑而置廛。闕金城之千雉。呀深池而畫淵。背郭成堂。臨流建館。敞室夏寒。燠房冬煖。高樓岌業。而凌雲。曉閣峻嶒。而懸翰。井藻燁其繽紛。梁恩赫其輪奐。瓊壁發其青蔥。彫軒布其爛汗。飾華棖以屬廊。羣飛甍而崇觀。爾乃雲洲澹淡。芳榭容與。沙棠楫沉。木蘭舟舉。擊汰乎客星之灘。發櫂乎鑑湖之汜。旣目極而心怡。誠駘蕩而可喜。先生曰。偉則偉矣。然近於靡矣。公子曰。未也。豪華之俗。爲樂無方。都人士女。娛悅未

央既春秋而廣燕。復寒暑而飛觴。爾乃披霧縠之織。羅襲華裾之綵。繚冠蓋鬱兮如雲。文劍擁兮垂帶。朝遨駕水夕憩西陵。入蘭亭而祓禊。沂菖霽而揚舲。采芙蓉而投贈。攀桃李而成吟。更有鄭旦之女。苧蘿之妃。雲翹灼爍。華髻紛披。張樂裸坐。墮珥遺簪。聆笙吹其度。玉聞芳澤。其若蘭。長歌九秋。妙舞七盤。歌曰。羽卮舉兮金爵騰。歌吹作兮香氣薰。朱顏酡兮白日征。醉無歸兮情逾親。於是觀者動色。聆者愴神。昵玉顏之渥秀。醉累月而難勝。先生曰。偉則偉矣。然類於侈矣。

矣。

公子乃頓首前曰。越誠不盡於此也。越之人。卓古今矣。三代之前。僕不悉數也。若夫水犀之旅。君子之軍。種庸國士。少伯謀臣。元琰食貧於錢唐。嚴光高蹈於江濱。顏烏表其純節。劉寵著其廉名。右軍昭其文采。河南抗其直聲。至於錢封淮海。陸美宣公。以王以相。爲螭爲龍。鄴侯作牧而鑿泉。子瞻判郡而浚湖。東陽寓八咏之約。孤山有處士之逋。文成紹軌於留侯。伯安繼迹於程朱。斯皆功列旂常。名勒國書。非獨一時。

之傑實亦百世之模越之擅勝意在斯乎先生曰嘻非此不足當吾問也願請畢其所聞

公子曰今將與謀不世之鴻功著古今之絕業倬雲漢而燦天章潤詩書而振金石則有薦紳先生名卿大夫德高同黨才冠吾徒武林傑出名彥雲集江之西東諸賢絡繹或秀而文或華而質俎豆莘莘膠庠奕奕入上國而稱賓遇承筐而名客世胄系乎王謝文譽儷乎班揚賦則相如入室詩則陳思擅場况有典學之臣文林之吏飭以典墳導以道藝是以功烈

著乎九州而聲譽掩乎八埏也故曰山川之富人才蘊焉人才之盛文章煥焉今子不察其繁茂之寔而致疑其廣大之模譬以莛擊鏞而以蠡量海烏足知越之鉅麗乎先生乃始瞿然驚卹然駭慨然而歎曰於都哉越也鄙人固陋誠不足與於此今而後敬聞命矣

司馬上林游心百日太冲三都研思一紀子於寸晷風簷能殫見洽聞窮妍極麗茂先博物曹氏書倉不能擅美矣

谷霖蒼評

神摹枚乘才富柳州故能清麗雄博不數子安諸
子又評

后愚士林燕心百日太中三潘海思三之踪于賦十

命矣而燦天竟潤詩書而振金石則有薦神先生名

賦潘詩賦也漏人固雖矯不其與賦也今而發遊聞

賦之強與乎夫主以故界然蓋湘然然然而漢曰

廷發其貴人之對習以茲舉論而以蓋量其息且賦

蘇五入木之蓋文章與焉今于不察其樂效之宴而

者乎此世而贊譽蘇乎人賦也對曰山川之富人木

檀几叢書卷三十七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真率會約

長洲尤侗悔菴著

晉人云真率少許勝人多許又云率爾自佳其標

致如此宋潞公溫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鉢酒

數行過從不問一目前輩典型令人仰止而習俗

驕奢轉相夸鬪可歎也僕家居多暇輒與同志做

而行之。大約真率有二意焉。人則寧質以救偽也。物則寧儉以砥侈也。因列條例如左。或曰既真率矣。條例之立。不滋繁乎。曰僕蓋規世之不真率者。以進於真率者。又多乎哉。久之則可去也。

一會之人

陶公所謂素心人也。嗚呼難哉。六逸七賢八達九老。皆偶然有。不以數拘。如以數。人人足矣。苟無其人。寧從闕。勿備員也。若主人有父子兄弟。或不速客。不甚敗意者。暫陪弗禁。但不得邀貴人。嫌熱也。不得挾伎

人嫌狎也。犯者罰。會中二席。會外不過一席。過者罰。

一會之期

浹旬一舉。而不刻日。良辰美景。唯便之從。越宿單簡。一約。辰集酉散。不卜其夜。月出少留可也。失期者罰。風雨則更之。期而不至者罰。果有大事。及病。乃免。

一會之地

友取同里。樂數晨夕。且可徒行也。暑宜長林。寒宜密室。春秋之際。花月為佳。有固欣然。無亦可已。或杖藜野寺。看竹鄰家。載酒移牀。更自不惡。至如上已踏青。

端陽競渡。中秋翫月。九日登高。與會所至。駕言出游。或各挂杖頭。以供舟車之役。然偶一舉而已。數見不鮮。吾亦無取焉。

一會之具

坡公每食。一爵一肉。有客則三之。其言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有味哉。今量增為四簋。素一脛三。酒五行。中飯加羹湯。一過此者。罰奉第一戒。殺生者。罰薄晚小飲。設菓一棹。雜蔬九合。加小點。一過此者。罰酒無算。酌隨量而止。觴政無苛。及亂者。

罰器用磁漆。毋用金玉犀象。用者罰從者勿過。犒以湯餅。無與人。或有亦弗犒也。

一會之事

飲食之外。或賦詩。或讀書。或作字。或琴。或棋。各從所好。獨不許賭牌。賭牌三費。費時。費心。費財。戒之哉。犯者罰。數人之聚。言語易多。或談史。或談經。或談禪。或談山水。固自佳爾。坡公強閉人說鬼。諧謔。軒渠。亦無不可。獨不許談者三耳。一不談官長。二不談阿堵。三不談帷簿事。犯者罰。

不為一會之禮

阮公曰。禮豈為我輩設。足恭吾恥之。見只一揖。夏之日。不衣冠。則拱。不看席。不告茶。不舉杯箸。後至不迎。先歸不送。雖迎送不遠。客或靜坐。或高臥。或更衣小。便。主不陪。主無文。僕亦樸。不扇。不帚。不巾櫛。無責焉。虛文者罰。

客曰。是約也。吾子行之甚善。然獨為君子矣。盍刻以告諸鄉先生。俾就其居之近者。交之素者。人自為會。而會可廣也。推之歲時。伏臘。親友過從。一依此例行。

之。而會可忘也。又推之四方賓客。往來吳門者。先以子說告焉。庶不致簡慢。獲戾且有傳為美談。逝相則儆者。胥天下之人。化而真率。其約不可久哉。僕曰。謹受教。

受葬
以赤首。天子之人外而奠。率其。降。不可。人。始。對。曰。始
一。奠。齊。酒。也。不。冠。而。奠。奠。其。且。齊。對。曰。奠。齊。酒。也。
之。而。會。而。會。也。天。葬。之。禮。以。奠。客。也。來。與。門。各。次。以。

